



▲新疆策勒县农民麦提亚森·麦提斯迪克在自家核桃林里查看。这里曾被流沙覆盖（9月24日摄）。
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

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10日电（记者顾煜、白佳丽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、古尔班通古特沙漠、库木塔格沙漠三大沙漠等10片沙漠分布在天山南北——新疆，曾饱受沙漠之苦。如今，勤劳的新疆各族人民通过种植肉苁蓉、红枣、玫瑰，开发旅游等方式，打造出多元沙漠产业，硬是将沙漠变成致富“宝地”。

沙漠染绿 “绿宝盆” 长出“生财果”

金秋10月，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若羌县迎来丰收季节，每棵枣树枝头挂满硕大的红枣。今年70岁的若羌县库尔贵村村民宋礼笑得合不拢嘴，他的枣园距离沙漠边缘三四公里，“刚开始担心沙漠边没有水，现在沙漠边的40亩地却成了香饽饽。”据了解，当地通过铺设节水灌溉设施，解决了枣农的无水之忧，而沙漠旁原本无人问津的荒地现在一亩难求。

近十多年来，若羌县耕地面积的75%种植红枣，因品质好、产量高，近几年红枣成为“致富果”，若羌县的人均年收入从2001年的2216元，增长到了2016年的三万余元。

沿着沙漠向北400公里，从前这里绵延着荒地与白色的棉田，而今紫红相间的枸杞为沙漠边缘的新疆尉犁县增添了新的颜色。从2014年起，尉犁县开始减少种植耗水量较大、收益较低的棉花，改种黑、红枸杞，现在全县共有760多户农民种植枸杞，总种植面积7.5万亩，每亩地不仅少用了200多方水，每年还可以多收益4000元左右。

除了红枣和枸杞，和田地区的玫瑰、鄯善县的梭梭接种肉苁蓉、精河县的蛋白桑……昔日黄沙漫漫的地方，已成为天山南北的“绿宝盆”。目前，新疆沙漠地区特色经济植物肉苁蓉、酿酒葡萄、沙棘、枸杞、沙漠玫瑰、甘草、黑加仑等种植面积已达142万亩。

以沙为源 产业链不断延长

“今年的桑叶茶卖的比往年还要好。”看着桌边的一叠订单，刘吉发愈发认为当初的决定没错。2013年，放弃了服装鞋帽生意的刘吉发在新疆精河县承包了2万亩沙漠。刘吉发种的蛋白桑位于精河县乌兰旦达盖沙漠北缘，总面积约20万亩的沙漠对周边造成了比较大风沙危害，2013年起，为改善生态环境，当地在沙漠北缘建造防护林。

“现在桑叶加工厂每天可加工鲜叶700公斤左右，可生产茶叶150公斤至200公斤，还生产酵素等产品。”刘吉发介绍，目前蛋白桑开发利用渠道呈现多元化，在果品、饲料食用菌培养上已经形成了产业雏形。

与刘吉发一样，鄯善县达浪坎乡阿扎提村村民赛甫力·斯迪克和合作社的伙伴们一同种植的肉苁蓉也迎来丰收。“今年4500亩的梭梭接种肉苁蓉预计可以收1500吨。”赛甫力·斯迪克测算今年合作社销售收入将达2500万元，“这比只销售鲜肉苁蓉赚钱多了。”

赛甫力·斯迪克介绍，为了延长产业链，成立合作社后他们就决定从最初的销售鲜肉苁蓉，进行深加工销售，现在已经开发有肉苁蓉保健酒、肉苁蓉蜜、粉茶、肉苁蓉蜜等产品，并注册了达浪牌商标，达浪坎乡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药材之乡。

新疆沙化土地面积庞大，广大沙漠地区有丰富的光热资源及独特多样的物种资源。目前，新疆已初步形成了以灌草饲料、中药材、经济林果等为重点的沙区特色产业，开发出了饲料、药品、保健品、果品等一大批沙产业产品，并将沙产业链的触角延伸到了沙物质建材等新兴产业。

沙尽其用 黄沙成为“摇钱树”

库木塔格，维吾尔语意为“沙山”，作为我国距离县城最近的沙漠，库木塔格沙漠与鄯善县老城南部直接相连，有“城中的沙漠”之称。如今这片沙漠却成为当地的“摇钱树”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鄯善县在县城边缘建设了一座沙山公园，公园北连城区，南接沙山，东西两侧有泉水、溪流、耕地和果园，分为沙漠游览区和绿洲游览区，成为离城市最近的沙漠风景名胜区。随着逐渐发展，已经成为4A级景区，如今，景区沙丘边有成荫绿树，湖水清澈，与金色的沙漠和谐共存，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之一。

今年上半年，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接待游客21万余人，同比增长38%，旅游收入增加了50%以上。”景区管委会副主任孔娟介绍，大力开发沙漠观光旅游业，不仅可以弥补沙漠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，还能更好地拉动当地旅游业和周边产业发展，使之成为特色优势产业，促进当地农牧民增收。

新疆沙漠分布广泛，为沙漠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2013年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开展以来，新疆累计申报成功23个沙漠公园，总面积254.2万亩。2016年，新疆国家沙漠公园接待游客近140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收入1.5亿元，“沙漠游”已成为新疆旅游产业的新增长点。

漫漫黄沙变宝地：新疆打造多元沙漠产业

东营：“山东北大荒”变身“生态城”

新华社济南10月10日电（记者吴书光）“现在又到了观鸟的好时候。我家附近就发现了不同的候鸟，有红胁蓝尾鸂，有北红尾鸂等。”身为爱鸟人的山东省东营市观鸟协会会长郭建三最近心情极佳，每年春秋两季是鸟类的迁徙季节，也是东营爱鸟人的节日。

据介绍，全世界有8条鸟类迁徙路线，其中两条经过东营，数百万只鸟会在东营捕食、栖息、翱翔，因此这里也被誉为鸟类的“国际机场”。

在郭建三眼中，环境好不好，鸟类比人类更有说服力。“我们常说好的环境必须要有‘鸟语花香’，花香‘好实现，但只有生态环境过硬，才能听得见‘鸟语’。”

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的改善，东营市不仅摘掉了山东“北大荒”的帽子，还先后获评国家

园林城市、中国人居环境奖，鸟类也从两百多种增加到目前的368种，除了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外，东营市境内的河道、公园、湿地、苗圃、森林等，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鸟。

记者采访了解到，在如今的东营，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，创造“大美生态”已成为这个城市的战略选择。作为退海之地的东营，海水侵蚀地下水，土壤严重盐碱化，成方连片的盐碱荒滩是这里特殊的生态风貌。

“以前由于缺少树木的保护，这里的风沙很厉害，老百姓常说‘关上门掩上窗，喝的还是那牙惨汤’。”东营市林业局副局长乔来秋告诉记者，因为缺树，所以盼树。

乔来秋说，东营种活一棵树很难：挖深坑、铺碱管、铺沙石稻草隔碱，贴隔离膜防盐

碱渗透，再用运来的土壤填坑埋树，所下的力气要比一般城市多上好几倍，但东营的林业建设一直在前进，目前全市林木绿化率提高到了18%。

据了解，东营市近年来矢志不移地推进生态建设，先是解决水网、路网、农网的绿色通道建设，后来又在重点区域建设了30万亩的生态林场，有效遏制黄河故道等处的风沙。

2016年以来，东营市正在推进3年增绿计划，高标准建设中心城防护林带、沿黄生态林带、沿海基干林带等。截至今年8月底，东营市新增造林21.6万亩，完成年度任务的131.8%。

凡是到过东营的人，都会为这里频频可见的水面和湿地而惊讶。今年5月参加



红叶“闹”金秋

▲辽宁本溪老边沟风景区的红叶（10月10日摄）。金秋时节，辽宁本溪、丹东等山区红叶烂漫，吸引了众多游客旅游观光。
新华社记者杨青摄

一棵核桃树里的“绿色西宁”情

走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，张兴权老人时常还会想起当年初到青海时，满眼皆是“山黄、风黄、水黄”的西宁城。

今年78岁的张兴权来自山东泰安，曾是青海省水泥制品厂的退休干部。当初携爱人一同来到青海援建大西北，而后搬进了这间不大的小院。

从小院外向内望去，一棵生长茂盛的大树格外引人注目。走近一看，这棵树足有4层楼高，茂密的枝叶铺洒在整个院内，绿绿的枝头上结满了核桃。

这就是36年前张兴权在自家小院种下的核桃树。1981年，张兴权回老家探亲，回青海时带了一些核桃。出于好奇，他就将两颗核桃泡水发芽，然后种在了小院的菜地里。

“当时也没抱什么希望，觉得不会活。”张兴权说，因为核桃树性喜温暖、怕霜冻，而青海并不适合核桃树的生长。

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老两口用砖给它围了一个“大花盆”，每日浇水、施肥，细心照料着。为了让核桃树充分吸收土壤的养分，老两口甚至让出了仅有的一小片菜地。

“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就长出了一棵，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得了！”张兴权说。7年后那个秋天，这棵核桃树终于结了果，虽然只有几个核桃，但老两口无比高兴。

“现在一年能结300斤核桃！还都是纸皮核桃呢！”张兴权难掩喜悦。丰收的季节里，全家人都会前来帮忙摘核桃，随后将新鲜的核桃分给亲朋好友们一起享用。

枝繁叶茂的核桃树如一把巨大的绿伞，遮挡炎炎烈日。老人坐在核桃树下喝茶、锻炼身体，孙子们在一旁追逐打闹……这种早已融入张兴权生活的悠然景象，是核桃树给予他们最慷慨的馈赠。

像核桃树带给张兴权一家的幸福一样，

如今的西宁市也已被浓浓的绿色环绕着。“跟以前真不能比，现在不管是在公园还是街道两旁，全都是茂盛的树木和盛开的鲜花。”他说。

再过几个月，张兴权一家就要搬新房了，全家人最舍不得的就是这棵核桃树。据了解，经过28年持续不断的努力，西宁南北两山森林覆盖率由7.2%增长到75%，造林超过20万亩，市民人均分享面积112平方米。2015年11月，西宁市成为青藏高原首个“国家森林城市”。

如今，西宁的南北两山树木丛生、满目苍翠。从上空俯瞰，两座数十公里的绿山如双臂般将西宁紧紧环抱，隔开了周边绵延不绝的黄土坡。“风沙小了、泥水少了，氧气多了、植物多了，今天的西宁真是比我老家泰安还要好哩。”张兴权高兴地说。

（记者央秀达珍、白玛央措）新华社西宁电

吃过“生态亏”，要吃上“生态饭”

一个“生态钉子户”的绿色守望

新华社哈尔滨10月10日电（记者杨思琪、齐泓鑫）清晨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47岁的郭丽华和丈夫划着船驶向水面深处，船上满载着渔网和水箱，夫妻俩开始了一天的打渔生活。

这里叫程地房子，一个曾经在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版图上消失的村屯。作为“生态钉子户”，郭丽华夫妇已坚守了15年，见证了这里历经生态救赎、被绿色重新唤醒的发展新路。

风沙来了，人们不得不走

因为水肥草美、鹤翔云舒，90年前，一个程姓家族在程地房子游牧狩猎，辛勤耕耘，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。

“小时候，这里水草丰茂，开满数不清的小花，野鸡、野兔、孢子都随处可见，我站在高高的草甸子里只能露出个小脑袋，有种说法叫‘丢孩子’。”郭丽华带着满是眷恋的笑容回忆说。

但她没想到，儿时的天堂后来竟成了苍凉荒芜的地方。

随着村子人丁日渐兴旺，牲畜日益增多，对耕地和草料的需求急剧增加。于是，上千棵绿树被砍倒，成片的草原被啃食，随之而来的是漫天的滚滚黄沙，是西北强风的肆意吹刮。

“过度开垦、过度放牧”，这8个字在郭丽华的脑海里，纠缠着复杂的情绪。

据村里老人回忆，那时开垦草原3000余亩，饲养大小牲畜700多头。土壤沙化逼迫村民

放弃耕地2000多亩，而剩下的1000多亩也在被黄沙漫吞、淹没。

遇上连续数年干旱，粮食几近绝产，草场寸草不生，湿地连发大火，“泡子”（小湖）几度干涸。一时间，牛羊没得吃，鱼虾没得打，乡亲挨着饿，“踩着黄沙，牛上墙，马上房”“一天吃进二两土，白天不够晚上补”。

“生态癌变”让百姓们箍上了沉重的“穷帽子”，杜蒙县论为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。

2002年4月，程地房子整体搬迁。32户、109口人告别故土，各走他乡。程地房子成了黑龙江省历史上唯一一个生态搬迁的村庄。

她回来，看着这里变好

搬迁那天，哭声、吆喝声、号子声，交织一起，此起彼伏。人们既带着对往日家园的眷恋感伤，又怀着对未来生活的崭新向往。

可仅走了几个月，郭丽华就又搬了回来。“孩子小，老公腰不好，我不能出去打工。在外看山、看水塘，哪儿都不如家好。”有点固执选择“留守”的她，竟意外地见证了这里的生态变迁。

“不久，全县就开始禁牧，从散牧改为打草喂羊，每户负责固定的草场，限供16头牛，为的是让草场恢复元气。”郭丽华说，草原承包和圈舍饲养彻底改变了“一把刀（嘴）、四把锹（蹄子）”的局面。